

文學大師對話京劇名家

莫言 于魁智 李勝素 「文藝縱橫論」

冰雪燃情，舉世共襄。近日，伴隨2022北京冬奧會的盛大開幕，交響京劇《冰雪華光》也一次次在人們的耳邊響起。這首冬奧歌曲由香港文匯報的秦占國策劃並作詞，由京劇表演藝術家于魁智、李勝素演唱，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、著名作家莫言擔任文藝顧問並題寫片名。可以說，在傳統文化和現代體育之間，《冰雪華光》真正串聯起一道曼妙的綵帶，帶給人藝術的饗宴和心靈的浸潤。

近日，莫言還與于魁智、李勝素展開了一場精彩紛呈的「大師對話」。圍繞冬奧歌曲《冰雪華光》背後的人文意蘊、京劇與文學的深層次關聯，以及中國文學與戲曲藝術未來的發展，三位大師深入對話，談笑風雅，在輕鬆的氛圍中，為人們提供了諸多值得深思的真知灼見，以及名家名作背後的故事與趣談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、王珏
攝影：張寶峰

2022年1月，北京宋莊，一座高大的攝影棚裏，工作人員忙碌不停。舞台上京味十足的紅牆背景已經布設完成，一些人造雪自然地散落在琉璃屋簷上，于魁智、李勝素正在化妝室緊鑼密鼓地上妝，一會兒他們就要在這裏錄製冬奧歌曲《冰雪華光》的MV。與此同時，一輛小轎車正向這裏駛來，大作家莫言即將在十分鐘後趕到這裏，他將與兩位藝術家進行一場對話，並在現場為這支MV題寫片名。

「冬奧會是今年中國的一件大事，也是開年第一件喜事。作為京劇演員，我們覺得應該在其中發揮一些作用。」對話開始，于魁智和李勝素首先介紹起參與《冰雪華光》的初衷。簡單數語，引得莫言點頭稱賞，「我想，如果一個縣裏有聲音的話，那我們縣的聲音就是茂腔，如果一個國家有聲音的話，在某種意義上，應該就是京劇。」

在莫言眼中，京劇可以被視作「中國的聲音」，而他自己，亦是于李二位藝術家的粉絲。「2009年，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，大凡作家演講的場子，基本上人都不多。但只要于老師、李老師一登場，現場立即水洩不通，從中足以看出人們對京劇藝術的喜愛。」莫言笑着回憶到。事實上，莫言不僅是文學大師，更對戲曲藝術十分諳熟。他曾在公開場合表示自己始終懷有成為一名戲劇家的夢，其名作《錦衣》也有望很快登上戲劇舞台。「話劇、京劇，各種地方戲，都與文學密切相關。甚至可以說，研究現當代文學，就一定要研究當代戲曲，否則很可能找不到源頭。」

談起研究地方戲，莫言也很有心得，「我認為，每種戲曲都與當地的地理環境有着緊密的關聯。比如，北方戲曲唱不出黃梅戲、越劇那種輕柔婉轉和綿密多情，但南方戲曲也唱不出河北梆子、秦腔的高亢豪放和粗獷遒勁。但京劇，可以作為它們的集大成者，它糅合了南方和北方戲曲的元素，兼有二者之長。」

作為當代中國京劇最負盛名的表演藝術家，于魁智、李勝素的搭檔聯袂已經成為一塊閃亮的「文化名片」。于魁智的老生高亢明亮，李勝素的青衣華麗婉轉，二人合作的眾多作品也成為戲迷票友心中的經典。

談及數十年如一日堅持在戲曲舞台為觀眾奉上最精湛的演出，特別是這次帶領多位弟子參與京劇交響《冰雪華光》的排練和錄製，于魁智、李勝素表示，京劇是典型的傳幫帶的藝術，對於老一輩藝術家們傾心教授給我們的寶貴經驗，我們也有責任，把它們傳授給當代的青年演員們，並通過他們，讓我們的國粹藝術不斷地發揚光大。

對話現場，莫言意興所致，即席揮毫，一氣呵成，寫就「冰雪華光」四個大字，墨痕深透，筆力遒勁，這其中，既有大師相會的橫生妙趣，亦有藝術之間的融會相通。



◆莫言現場揮毫，書寫「冰雪華光」。



◆著名作家莫言(中)與京劇名家于魁智(右)、李勝素展開精彩對話。



◆于魁智(左)、李勝素與可愛的冬奧吉祥物合影。



◆于魁智、李勝素用京劇交響演繹《冰雪華光》。

▲▼莫言(中)現場揮毫，向于魁智(右)、李勝素送出墨寶。



請掃碼觀看精彩內容

莫言：地方戲是我最初的教材

看完于魁智、李勝素二位藝術家的現場表演，莫言笑着說，「我是戲曲愛好者，我在農村最早受的教育就來自舞台。小的時候，我老家有一種地方戲，叫做茂腔。你們可能沒聽過，但是對我們這些農村長大的孩子來講，地方戲就是我們最初的教材，露天的舞台就是我們的教室，而台上的那些演員就是老百姓的歷史與道德教師。」

山東高密的地方戲茂腔，曾經在莫言的生命裏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，並且在他的小說創作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，例如《檀香刑》《透明的紅蘿蔔》裏都有涉獵。由於農村的落後和童年生活的單調枯燥，聽戲便成了那個年代孩子們的樂趣和依靠。久而久之，對聲音文字敏感的莫言就可以記住曲調唱腔，還能改編唱詞、參演茂腔戲。童年的特殊經歷使莫言成為民間戲曲的發燒友，這地方小戲中的男腔女調，儘管在他人眼中悲切難懂，卻在他

的心中扎了根，也成了作家最難以割捨的故鄉情結。

莫言說，當年我們國家的文盲率比較高，老百姓裏面讀書的人很少，大多數人就是靠聽書看戲，來培養自己的價值觀、歷史觀和道德觀。「現在，這種功能雖然在慢慢減弱，但戲曲的教化作用依然存在。」

「後來進京以後，聽京劇也越來越入耳，並且逐漸感受到了京劇作為國劇，它的地位不是憑空而來的，而是在歷史的大浪淘洗過程中慢慢確立起來的。」莫言認為，從某種意義上講，現在，京劇已經到了一種最成熟最輝煌的時期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「戲曲復興」的說法十分流行。在莫言看來，今天，中國戲曲已經實現了復興。莫言表示，如今，通過與電視、網絡及新媒體的結合，京劇等戲曲藝術已經走進千家萬戶。可以說，京劇的普及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以往。

在京劇「伴奏」中誕生的《紅高粱》

作為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大家，莫言的小說可以說家喻戶曉。事實上，戲曲對莫言進行文學創作的影響也是實實在在的。「我在八十年代寫《紅高粱》的時候，曾經去德國買過一個隨身聽，其中最喜歡聽的，就有京劇的唱段。」當于魁智、李勝素二位藝術家問起戲曲藝術與文學創作的關係時，莫言回憶說，自己當時一

邊聽戲一邊寫作，京劇強烈的節奏感，似乎可以灌注到自己的筆端，更彷彿有一個人在給自己打着拍子。

「事實上，語言的節奏會受到京劇的影響，所以藝術之間都是觸類旁通的。」莫言說。

除了「聽戲作書」，莫言還在小說創作的其他方面從戲曲中獲得靈感。「在我的長篇小說《檀香刑》裏面，人物都是臉譜化的，甚至可以說，其中哪一個人物是鬚生，哪一個人物是花旦，哪一個人物是丑角，都可以對得上。甚至他們平時講話都是帶韻的。我在其中還寫了大量的唱腔。」



◆莫言的許多作品都涉及到戲曲話題。

創作《錦衣》報答戲曲

2017年，《人民文學》首發莫言長篇小說《錦衣》。這部3.4萬字的戲曲文學作品，用亦真亦幻的筆法，描繪了清朝末年的民間故事。用莫言自己的話說，「寫了多年小說，特別是獲得諾獎之後，我一直想騰出時間創作一齣戲曲，並以此報答我最熱愛的，給了我許多幫助的戲曲。」

事實上，戲劇創作一直是莫言創作中的重要方面內容。從早年練筆，到逐漸走向成熟，再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，莫言參與了許多劇本創作，有業界人士就曾說「莫言，其實他是一個編劇」。從最早創作的戲劇《離婚》(1978年)開始，在漫長的文學生涯中，莫言始終沒有放棄對劇本創作的執著與熱愛，一貫堅守着成為戲劇家的夢想。他的戲曲文學劇本《錦衣》就是在多次的磨練試筆與學習中，重磅推出的向傳統戲曲回歸的大作。

莫言很希望《錦衣》能夠登上真正的戲劇舞台。但一些劇作家在看過劇本後，卻一致表示劇本太長了，這樣排演下來，就要演出10個小時。而通常的戲劇作品，舞台呈現只有2個小時左右。於是，莫言開始大刀闊斧地縮減劇本，每次刪掉一個唱段，莫言都忍不住在心裏吶喊「蒼天啊，大地啊，這麼好的唱段也要被砍掉……」最終劇本被縮減到1.8萬字，《錦衣》也距離登上舞台更近了一些。

對於京劇版《錦衣》，于魁智、李勝素兩位藝術家也表示十分期待，他們說，「相信京劇版《錦衣》能在文學戲劇化方面樹立起一個新的樣板，給文學和戲曲都帶來新的啟迪，也會深受戲迷觀眾和文學愛好者的歡迎。」據悉，廣大戲迷朋友和文學愛好者們也很可能在不久後，看到文學大師與京劇大師的首次聯袂合作。



◆于魁智(左)、李勝素用京劇為冬奧添色彩。

